

●清流漫谈●

# 内蒙的清炖羯羊骨头汤和烤羊腿

□蒋林

到草原,骑马唱歌转敖包,这事看起来快活,其实在我看来,一般化;喝酒和享用羊肉骨头汤,则是真快活。

希拉穆仁草原,距离呼和浩特百十来公里,位于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。

说:这片草原现属三类,已经荒漠化了。由于年降水量小于二百毫米,导致牧草退化,牛羊不宜。希拉穆仁,是蒙语“黄河”的意思,黄河草原,名不副实。它开始秃顶了。

希拉穆仁草原大而空,只见旷野起伏,不见滚滚牛羊,就是个荒凉的世界。但天上却是十分地悠然——蓝的,无垠无悲;白的,至臻至纯。我一个劲儿地看,一个劲儿地看,一个劲儿地看,忽然觉得:有些云朵,白得实在是不像话,白得大概都忘记自己已经白了,白得……居然有些发黑了!

这是错觉。

有人说:“希拉穆仁,就是稀稀拉拉木有人”。这当然也是错觉,是玩笑。草原的牧业受限之后,旅游业却兴起了,堤内损失堤外补,人并不稀的。人乘骑马,这也是与草原很贴切的事情。就骑了。跟马的牧民怕我跨生,叮嘱要慢。我说大哥你放心吧,哥们骑过的。牧民嘿嘿一笑:饿不是大哥,饿才四十。哦。我认

真地朝他看上一眼,我看到了水少、地旱、风烈和日辣,觉得他还是一副勤劳朴实的大哥面相。屁股半小时,肚子咕咕响,饿了。

就见识了清炖羯羊骨头汤。

照例是敬酒歌、马奶酒和蓝哈达,照例是荤的、素的、炒的、烩的,照例是“闷倒驴酒”——我对“闷倒驴酒”有兴趣。说:酒甑以驴荷坛赶集,叟困驴渴,驴盗饮,醉卧地。众人奇,有书生戏谑“驰誉草原百里香,香飘至此闷倒驴。”这酒是内蒙的特产,纯粮酿制,六十多度,可以媲美“能烧死肚里蛔虫”的衡水老白干。正在烧着肚脐呢,羊骨头汤隆重出场了。

满满一钵,骨肉丰富。看得出来,这汤是“白煮”的。清汤养着的骨头肉,在我吃来,与羊身上其它部位的肉相比,还是有区别的。两点:一是精肉丰沛,绝无油脂。细顺的肉丝滑嫩,不膻牙,也不腻嘴,嚼着是香的;而嚼出来的汤汁在口腔里溅开,对于味蕾来说,是一种极温柔的滋润和浇灌。二是脆骨舒服,恰好于牙齿。脆骨的口感,一点儿也不输于宫保鸡丁或者掌中宝,却又祛除了火爆和辛辣之气,是清香型的,能让人咀嚼时缝上眼睛。这两点区别,足以让人觉得,眼前的这钵汤独特,与以往用过的所有羊汤都不同。归纳起

来,就是肉醇、汤鲜、骨酥;就是美。这种感觉,大约能契合古人的几句评价:“沙晴草软羔羊肥,玉肪与酒还相宜。鸾刀荐味下曲糵,酿久骨醉凝浮脂”(宋·晁公溯)。就是说,小肥羊入锅,被清汤托着,被酒曲养着,故而能炖出“骨醉”的效果。

“玉肪”与“浮脂”,真是好词。

汤汤水水的,不仅炖出了勾魂的鲜味,也炖出蚀骨的乳白——我觉得,但凡汤汁被炖到乳白的程度,比如鱼头豆腐汤,比如草鱼(鲫鱼)鸡蛋汤,比如大骨冬瓜汤,就必定惊艳眼睛、勾引胃口、欲罢不能。而看上去眼馋,喝下去更是直奔身体的边边角角,一路催发蓬勃之气,让人如沐春风,还魂一般,则又是另外一种惬意通透的境界了。

为什么如此好吃、好喝呢?端的是:食材采用的是山羊,而且是羯子。

羯子,就是羯羊,就是阉割过的公羊。为什么羯羊肉好吃呢?因为切除了膻味之源——蒙人认为,没骗的公羊就是个“骚壶”。骗蛋之后,肉质不仅紧密,羊膻也基本消失,再养上一、两年,就可以食用。无论用什么方法食之,或涮、或爆、或烤、或炖,都是足够的美味。不晓得炖汤所用的水取自哪里。是“希

拉穆仁”(黄河)之水?还是《敖包相会》所唱“天上的雨水”?不晓得。不过,草原上不用自来水,这至少解释了一半奥秘。

一钵热汤下肚,往外一站,浑身舒坦。哎呀,横扫疾风的劲风,简直就像一台破风扇,弱毙了嘛!

哦,其间,还上了烤羊腿。到草原上玩,不吃烤的,那还算到草原?但烤全羊就不用了,烤个羊腿,意思意思。汪曾祺先生美文《贴秋膘》,说的就是吃羊肉。说北京人的“贴”法是烤,内蒙人一般是以手把的方式来“贴”。我以为,在南方北方多种多样的吃法中,还是手把或者烧烤的方式,比较贴合“草原”这个意象。无论手把或是烧烤,都需用蒙古小刀配合,剔、片、挑、切,手与刀协调,才像个样子。我在餐桌上“用”了一点,觉得因为情致不对,所以味道也就一般。我觉得,烤羊肉,放在餐桌上吃,是扛巴的。我觉得肉熟下架之后,大伙儿应该围坐篝火。上面有辽阔星空罩着,周围是无涯草原晃着,一手刀,一手肉,一刀一块,一碗一口。歌舞是无邪的,酒肉是抵实的,酒喝干,再斟满,不醉不还……

我觉得,享用烤羊腿,有两个法则要遵守:一、要在野外;二、要武吃,不要文吃。

●让泉诗韵●

## 处暑时节 (外一首)

□马从春

当蛙声退去寒蝉嘶鸣  
当凉风吹起雁阵南归  
处暑——  
一个我们翘首以待的好日子  
从古老的二十四节气中  
深情款款而出

酷暑的热浪不再  
秋风送来满目的清凉  
在八月的乡野上  
成熟的气息漫过大地  
火红的石榴咧着含笑  
金黄的稻子  
仿佛接受检阅的士兵  
等待人们痛快淋漓的收割

处暑时节  
秋天打开金黄的大门  
向着热情的夏季挥挥手  
沉甸甸的收获扑面而来

## 眺望金秋

阳光纷纷让路  
秋风的马车  
驶过天空和大地  
高温和酷暑  
落叶般被季节碾碎

鸟声驮来金秋  
古典的月光  
从秋水里被打捞出  
夏天的火焰  
在一场大雨之后熄灭

一把镰刀  
磨亮了黎明  
熟稔而饱满的稻谷  
站立于节气和农事里  
吹响丰收的集结号

## 处暑, 我在他乡听雨

□正行

拽着酷暑,跨进处暑  
善解人意的雷,唤来一阵风  
吹落头顶滚烫的云  
带走了迟迟不肯回家的日头

窗外,被黑夜笼罩的蝉  
已不再鼓噪不安  
汗淋淋的日子有了几丝凉爽  
心又跑出来倚窗望月

有雨敲窗,空灵的玻璃上  
缀满了锦鲤的鳞片  
像故乡的眼睛,闪着晶莹的泪  
一声一声,唤着我的乳名

不敢推窗,怕雨淋湿温情的梦  
大寒时,拿什么取暖  
一阵秋雨一阵凉,枕着雨声  
听时光一步步走进梦乡

●灵漱微言●

## 看电影

□沈正武

70年以前,看电影对于每个人都是件丰富文化生活内容,扩大文化生活视野,增加文化生活层次的事,更是每个人渴望已久的音容笑貌俱全的文化场面。

嘉山县各公社巡回流动放映队三五个轮转一次,轮到涧溪公社时,街上会贴上海报,内容是“时间、地点、影片名称”。涧溪公社考虑收益和放映秩序,只有选择有院落的才能放映成功,故几个月放一场,放电影皆选择涧溪小学院内进行。

下午放学清理完校园后就严管大门,今天放映从现在开始售票。

太阳还很高,离校较近的小学生跑步回家搬来长椅短凳,率先在放映机前依次抢地占位,和前排留好距离,跟左右紧紧相连。放映前几小时就给这群学生们忙得脊背全湿,口干舌燥,一会跑出一会挤进。孩子们的那种喜悦激动的反应,一走三蹦的动作,咧着嘴眯眼的、表情走不稳坐不安的神态,是影片外最好的画面。杂乱喧闹的喊叫声伴随着越来越多人群等待与期盼。

天渐渐黑下来,已到碰面不相识时分。我们这些放学不回家的离校附近的学生,早早就在学校院墙外围转,二年级有破烂窗可以钻,三年级后窗有人站岗,男厕所墙头较矮,四处探视,八面伸头,一下钻进校院还嫌迟的想法催促着心跳加快!最后还是从南院墙近两米高的墙角处,小朋友上拉下推,踩肩抵砖,跨上墙头那一刻,心里就有那种已经接近成功的感受,掏不起买票钱又能看上一次电影的满足。干瘪空虚的脑海又能寻找到知识和兴趣点,连呼吸都不敢用力的一瞬间,真想大吼一声。然而,没有想到跳下去会不会有石头,摔伤怎么办,致残了的后果……眼睛一闭,猛吸一口气,跳下去以后,一头钻进厚厚人群中,双手紧捂急速跳动的胸口,久久不能平静。

几千平方米的校园内,挤满面朝一方的男女老

少,堆集着需要知识甘露的大片人群。洁白宽大的影幕下方,是一群席地而坐的孩童,小板凳后边是大板凳和椅子围绕着放映机四周。所有观众紧紧相依,密密互靠,横平竖直的排列,由低到高的层次。不管是坐着的老人,还是站着的孩子,每个人的神情是那样的严谨;每个人的态度是那样的认真;每个人的心情又是那样的激荡。每当影片出现扣人心弦时,整个千人场面会屏住呼吸!再当片中出现激发人们情趣的高潮时,满场便会发出云开雾散般的酣笑。

正当所有人神情贯注,观看兴趣和片中细节融为一体时,经常会出现汽油发电机突然熄火,注意力集中的人群不约而同发出强大的惊喊声,偌大的露天影院内怪声四起,吼喊尖叫伴随着男女老少观众沮丧的心情一同沉浸在黑暗中,顽皮的儿童们更会喊出“麻虾电影队”的口号。知识匮乏、文化内容不足的年代里,人们对音像同步的电影已到痴迷的境界,稳坐静等的观众被影片中的故事情节、人物形象的细节深深吸引,迫不急待期望片中人物重新再现。

大院小门的学校作为放映场地最大的麻烦就是出门难,千余人同时猛拥强挤聚散,身强照料体弱的,年轻人搀扶长辈的,大人撵拉孩子的,父母怀抱婴儿的,还有害怕挤倒三拉四扯的,挤得两腿不着地,挤得孩儿嗷嗷叫,挤得老人直发怒,挤得身强体壮小伙子满脸是汗。

看一场电影有翻墙攀爬摔伤的危险,更有被人脚下踩的可能,所以父母绝对不同意我们私自跑去看电影。

看一场电影,故事片中某一情节,我们会模仿多日,某一句精彩语言我们会反复数遍演说,像《渡江侦察记》里的国民党军官结巴讲话等等。

看一场电影,等于增加很多平日想学而学不到的知识。

点光亮,就像天黑前残剩的不多的日光。掀开陶盖,我们常常伸长脖子,朝里细看,寻找那些快要见底的东西。

陶虽不精美、不华丽,但它是一代又一代乡村男人的胜利品。他们把这些暗红或深褐色的杰作捧给自己的女人,就捧出了既往的消遣的日子,捧出了渺小的愿望和对生活的憧憬。他们不企求自己如何的荣华富贵,只求生活中有着某种永恒的、贴心的温度。这温度,只有陶能给予。一代又一代的乡间女人,通过陶罐把生新的食品储藏起来,然后把这些五谷杂粮聚集在一起,日升了,月落了,在某个饥饿的日子,当身为人母的女人打开陶盖,一股清香的气息扑来。这是时间的芳香,是母亲特有的味道,它哺育着生命,让人类生生不息。

没有什么比陶更安于呆在乡村的一角,它们沉默,在世事中不争辩。自从出品的那一刻起,它就属于乡村,属于女人,属于柴米油盐的日子。它点燃了民间的故事,又熄灭



桂溪花雨 施云翔绘

●菱溪物语●

## 醒着的陶

□石泽丰

见薛家岗,在参观中任凭一件陶把我们指引。这个被土壤深埋的文化符号,在不语的黄土层里不管风云变幻,待孙家城和薛家岗灭失几千年之后又重新归来,哪怕是以致损的方式出土,也要以智者的身份呈现出思想和精神的热能。

翻开岁月的典籍,历史的青烟在册页里升腾。不想想像,在那些战乱的年代,抑或是短暂的和平时期,困苦的黎民百姓,即使收获时节,手捧到的也是少得可怜的五谷杂粮。他们还要克制自己的食欲,想节省一点,再节省一点,然后把这些五谷杂粮聚集在一起,留待以后慢慢消食,以打发往后不断延续的日子。这些积累起来的食物,找一个什么器皿盛放呢?他们低头思想去,终于打起了脚下泥土的主意。他们把泥土盘来盘去,直到盘成一件自己如意的圆圆小口、圆鼓鼓腰身、厚厚底儿的陶泥坯,然后架炉,生火,煅烧——陶被制出。也许世间第一件陶被制出是在某一个黄昏,因为陶里收藏的,总是那么一

点光亮,就像天黑前残剩的不多的日光。掀开陶盖,我们常常伸长脖子,朝里细看,寻找那些快要见底的东西。

陶虽不精美、不华丽,但它是一代又一代乡村男人的胜利品。他们把这些暗红或深褐色的杰作捧给自己的女人,就捧出了既往的消遣的日子,捧出了渺小的愿望和对生活的憧憬。他们不企求自己如何的荣华富贵,只求生活中有着某种永恒的、贴心的温度。这温度,只有陶能给予。一代又一代的乡间女人,通过陶罐把生新的食品储藏起来,然后把这些五谷杂粮聚集在一起,日升了,月落了,在某个饥饿的日子,当身为人母的女人打开陶盖,一股清香的气息扑来。这是时间的芳香,是母亲特有的味道,它哺育着生命,让人类生生不息。

没有什么比陶更安于呆在乡村的一角,它们沉默,在世事中不争辩。自从出品的那一刻起,它就属于乡村,属于女人,属于柴米油盐的日子。它点燃了民间的故事,又熄灭

了人间的百态。我很小的时候,祖母把一些洗净的鸭蛋擦干,逐一放进一个陶罐里。在门后的我看到了这一幕,便好奇地问祖母:“这些大鸭蛋为什么不煮给我吃呀?”祖母笑了笑,她向我讲述了一个有关陶的故事,她说她昨晚梦见了陶神,陶神向我们家讨借鸭蛋,并表示二十天后归还给我们家。如果不借,陶神将会放出一条蛇,跟随在我的身后。祖母叫我在二十天之内不能打开陶罐盖,否则陶神会不高兴。我是多么想探究这其中的秘密呵!但我不敢打开它,因为我怕蛇。我只得远远地看着,等待着最后一天的到来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,终于等到第二十天,我兴奋地踏着脚尖,用脏兮兮的小手,捧起放在高处的陶罐,一声脆响,破碎的陶片、连同流光溢彩的蛋黄撒落一地。事隔多年,我才知道那是祖母为了腌渍好咸鸭蛋而编出的一个传说,她用文化的元素紧紧地纠缠着我好奇的心,克制住一个荒年孩子内心的食欲。

那个陶罐据说是我祖父的祖父亲手烧制的,前后经历了五代,也许是因为它走得太累了吧?它破碎在我的手中。由此,我想到几千年前的陶,它们紧贴着乡村的怀里,不愿离开。哪怕是老屋倒了,村庄灭了,它也要与它们在一起,蛰伏在泥土中,紧裹着某种文化,神秘地游走在漫长的隧道里。

我一直认为陶是醒着的,即使千年之前被埋进万丈尘土之中,千年之后重见天日,它仍然豁着嘴,倾吐自己曾经见证过的烟火日月。人世间的喧嚣之声太大了,世俗的嘈杂遮蔽了陶的话音。人类的耳朵,被物欲牵扯,听不见火烧泥土后形成的陶发出的永恒的声音。每每陶以文物的方式出土时,人们便站在一旁,唏嘘不已,然后踮起脚尖,沿着陶指引的方向眺望。眺望那些逝去的岁月,那些远去的王朝。而此刻的陶,放去岁月的焦灼与慌乱,如一位脱光了牙的长者,豁着嘴将一段远古的文明娓娓道来。

拐过弯去,便是怀宁县博物馆文物的展览厅,我看见一件出土的陶被四周密封的钢化玻璃罩住,陶口残缺。讲解员向我们讲述着陶的过往,讲述着与陶有关的那个消失的孙家城。说孙家城遗址是新石器时代的古城址,距今约有4500年历史,目前已发掘出土了200余件陶器以及铸等石器,至少涵盖了距今6000年前到4000年前的三个历史时期,其中包括备受世人瞩目的薛家岗文化时期。百度上也是这么说。

我立在陶前,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时间也被钢化玻璃罩住,它们不能流动,停滞在那里,围绕在陶的周围。而钢化玻璃罩之外,岁月奔流,作为后来者的我们,不见孙家城,不

